



三 通 小 叢 書

小 草

許 傑 等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97

三 通 小 叢 書

許
傑 著

小
草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目次

目	
小草（許傑）	一
將這個獻給我的妻房（羅黑芷）	四五
丙（凌淑華）	五四
移（畢奂午）	七三

小草

許傑

小

秋驅着幾隊蕭蕭的斑馬，在我們村後的楓林中踏過時，秋意便隨着落日的餘暉，灑遍了人們的心頭，灑滿了秋郊的葉上，四週的景物，都深深的沉默着，浴沐在秋的光海，沉湎入秋的情調之中，正像偉大的歡筵以後，各人的臉上，都表現出他心中棲宿着的醉意，和歡愉的靜肅。

草

我們全村的村舍。都披着深藍的外衣，倒翠溪的小澗在牠的脚下旋繞；流泉激石的脆聲，音樂般的與隔岸表出繁細而和諧的楓葉的聲音相應和。村舍的盡處，橫跨過倒翠澗的腹上，正如澗的兩旁長着的密集的林葉互相銜接一樣，臥着一座卷洞般的名爲擷翠橋的弓橋。橋欄上扳附的籐籬，都含有詩意的在卷

1

洞的圓穹處垂垂的披掛。橋下急湍的琴泉，淙琤的在圓滑的溪石上彈出秋高夜月的幽聲，與澗上接葉巢鶯的風聲相入調。音色的調和，與表情的丰彩，簡直令人會想到春的大自然的劇台。

小草是我們村中的婦人，是去年纔從她的娘家下前溪村嫁到我們村上的新人；她的丈夫，就是那個織布的壯年碧岩。我們村上的人，除了幾個叫她一聲碧岩嫂的以外，什麼人都用她娘家的地名當做她的專名，叫她下前溪人；至於他幼時母親稱呼她的小草的名兒，却早無形的取消了。

她跪在擷翠橋的橋下洗衣，忽然好像有一種林表以外的叫她的呼聲傳來，就停住了手下衣服的搓擦，聳起兩耳，靜靜的傾聽；但是在幽靜的祕密的澗邊，除了水聲和風聲以外，什麼都沒有聽見。當她在傾聽的時候，忽然澗邊的翠鳥，在她的眼前飛過，引得她的眼角向左一轉。她被當時的景物怔住了。

倒翠澗的叢林夕照，正如暮春三月時的情形一樣。一個個密集着的嫩黃的

樹葉，黃得幾乎透明；陽光一簇簇的灑了下來，顯得十分班駁的色彩。這是西邊的透射的陰影的情調。至於東邊呢，却又是一派神氣。陽光在每個嬌亮的葉面上反光，隨着微風的搖擺而爲之閃爍，團團的日影，處處受了複葉的乘抵終於透不到澗底，只得在每個的葉面上徘徊。看不見白雲如慈航一般浮着的青天，更看不見渲染得如錦綉一樣燦爛的晚霞；若是沒有在密集的葉縫中看出幾瓣隱約的鮮紅的楓葉，她一定要疑心到今春三月尋死時的夢境重臨了。

那時也是一個傍晚，她從家裏匆匆的走了出來。心裏盤踞着滿腹的憤恨和尋死的決心。她想到她婆婆威嚇她的說話，「你快些塞住鼻孔到毛廁坑裏去死了罷。你死了，我的腳踵定會爲你哭泣而流下幾斛淚呢！」啊！這是多麼難以忍耐的話喲！她籌算着她的生命，翻根倒底的，正如蒔花匠之倒翻了土缶裏的泥沙，重新檢視過一樣的推度她以後命運，她終於失望了，使她從過去幻想的高崖，墮入了現實的事實的深谷。

「小姑算什麼呢！她有母親生養，難道我沒有母親生養的嗎？她竟然可以剋毒我，我前世與她有什麼交關未清喲！這正如雄雞不能生紅蛋一樣的可以確信，她的命運，沒有生成就有壓迫我的權力的成分，我的命運，也沒有注定做她的野牛般心情所蹂躪的牧場的。前世的什麼冤家喲！我要與她有這樣的爭鬧惹得我的婆婆，她的親母親，這樣的慎重將事。憾恨我至於入骨。

「婆婆自然是她的親母親；我是什麼呢，我不過是一個外人罷了！又不是她自己的親生骨肉。咳！我之受人凌虐是應該的了。

「嘿，你們橫直是不把我放在眼裏了！我生着也沒有什麼快樂！只是我死了以後，看你又將怎樣；死了一個賤女人，固然如脫下一件醜惡的外衣；但是在你們這樣窮醜的人家，就是一件破碎的舊衣也不容易得到喲！

「我死了，我一定去死了，就是特別爲你們的氣，我也要死；看你們以後怎樣？」

她一邊想着，一邊踏着澗邊稀疏明淨的樹影，往前面潭邊走去。她堅決赴死的決心，正如她脚下踏過的溪石那麼堅固，她赴死的決心的擴張，正如漸近潭邊的巒石。她此時的心坎，只雄據着死的石像。和死後意氣的復仇的紀念碑。除了死，她的心中毫無時空的位置了。

鶯聲囀深了的春天，埋葬着人間的祕密的葉底，忽然番出一聲團圓明淨的異樣的啼聲，牠的音節的跳舞和活動，只有澗底映着的稀疏的日影，可以爲牠表徵，在這歌聲的內幕中，好像在讚頌人生的無限享樂，如生命的青春的歡怍。她的急進的赴死的決心，正如一隻貪餌的潭魚，無意中啣咬着雙唇，被鉤在那鶯歌中的芬芳的生命釣上了。當她正在仰頭傾聽的時候，不提防脚下的巒石，特兀的把她一絆；她幾乎跌入潭裏。

深碧而窄渺的溪潭，就在她的眼前陳列；轟然若嘯的瀑聲，就喧擾起她的膽寒。陰森的氣象，透徹了她的肌骨；她堅決的死心，就消熔在這四圍滴翠，

寒人靈魂的潭影中了。

在深不見底的潭影中，她看見她已過的父親和兄弟，她看見脫了齒牙微露頰骨的家中母親，她更看見她新婚後遠客他鄉的精壯丈夫，和未來的從自己心血中胚胎出來的肥胖而嬌嫩的可愛小孩……她的心鎮住了，正如澗邊壘着的盤石鎮住了那善於跳躍的青蛙了。她疲極的倦體，好像被那鄭重的岩石壓住一樣，漸漸的不能支持，就頹然的坐下。

她覺得耳鼓中的鑼鼓，正在喧闐雜奏，眼前的燈火，正在燦爛輝煌；理想中的未來的空中樓閣，現今正實現在她的眼前。她覺得她已是這座裝飾巨麗的富家主婦，兒女盈前，賓客和親屬滿座，什麼人都向她和她的丈夫致敬，什麼人都羨慕她和丈夫的福分和命運，贊美她和丈夫的美滿的家庭；她自己也覺得十二分地高傲，十二分地可以自尊。丈夫畢竟是這樣的愛她，婆婆也從小姑出嫁了以後改變了從前陰慘兇悍的態度：「唔！從前與她爲難的小姑，畢竟是要

出門的，女子畢竟是外人喲，要作什麼孽呢，出嫁後就沒有干涉到母家兄嫂們的權柄了。」她穿着華美的衣服攜着成羣的兒女，在如雲的賓朋當中，往來談笑，更牽着兒女們近那作樂的臺畔，傾聽那繁盛的樂聲，爲兒女們取樂。呵！她是多麼榮幸啊。

小

潭底的一隻巨魚，忽然東的一聲在水面一跳，四圍的空氣，正如水面的暈紋一樣，從沉靜的潭面，一暈暈的蕩破了幽靜的澗邊，衝開了她幻想着的心門。在那雙神祕的門內，牠把她正沉醉在未來夢想的深淵裏拯出。喲！眼前的景物，又是如故。深昏的傍晚的夕陽，一個個在葉縫中透過，斜斜的篩在潭面和澗

草

邊，愈顯得嬌嫩；清脆而激越的水聲，和着圓潤而明淨的鶯聲，溫和的在空間旋繞。她醒了轉來，眼前的幻像立時消滅。但在這樣欣欣舞動，讚美着青年的春之生命的盛筵中，她覺得她的未來，正有如明晨燈爛的太陽的那麼彩燦與容易決定，生命的讚美，未來的可愛，正如潭魚的歡欣在她心中跳躍，她忘了來

7

時的一切，匆匆的趁無人看見的時候，站了起來，走回她的家裏，正如平時沒事時的情形一樣，對付她的婆婆和小姑。

但是，理想畢竟不是事實，希望之花，無論你開得如何繁榮而彩燦，而一臨到花瓣謝落，低徊結果的時候，那可嫌惡的酸果，又在奇臭的荆棘上累累結實了。她從那時以後，在希望的路上，已經看到她小姑的出嫁，但是婆婆的心猶偏倚着小姑而夷凌她自己；她的丈夫已經從客地回來和她同居，但是畢竟沒有她理想中那麼恩愛的神情對她，反而有時正如她的小姑一樣，伴着婆婆。共同的欺侮她。她在夢想的路上徘徊着；她又覺得現在。已經走上了荆棘蔽天的危險的絕地已經墮入了黑暗的深淵中了。

她現在想到此處，翻恨那時沒有堅實的尋死的決心，與因循的苟安偷生之可卑夷；她恨不得在前途沒有希望的荆莽中，立時跳出了生的界線……

「碧岩嫂喲！你在這裏真是隔了一個世界了，碧岩哥怎麼的在叫你，他村

前村後的在高聲呼叫，他道你不知飛到那一個世界去了呢？」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的聲音，立在擷翠橋的橋上，將前身俯出石欄干外，這麼小鳥似的帶笑囁了幾聲，纔喚醒了橋下澗邊跪着沉思的她。

女孩是碧岩家對門矮屋內面的那個老寡婦的女兒，她的母親常在碧岩家裏幫助他忙亂時的燒洗，她也長得十分聰明，所以大家都很心愛她，而尤其是碧岩嫂。碧岩嫂當結婚以後，丈夫出外的時候，總是要她來伴自己同睡的。

小草抬起頭來，見是烏姊，心裏就起了幾次回旋。開首好像聽見天外來的喝破靈魂的天譴，就想把眼前所構想的空中樓閣，如罪人之心願塗抹了自己的行爲一樣的急遽的隱蔽去；再後，知是烏姊，又好像是得了救星似的，可以無須十二分的隱蔽。這正如舞臺佈景者，在急遽中，佈錯了而又另換了幾次背景。

「烏妹妹！是他叫你叫我嗎？我來洗衣服，他似乎是知道的呢，他怎麼這樣村前村後如招魂一樣的叫呢，我又不曾真的死去如他所咒咀我的。」

「碧岩哥說要到城裏去呢，他四處的找你不到，所以問我你在那里，又要我代他找尋。快些洗了喲！」

烏姊順手擷了一根橋堍垂掛着的籐蘿，樸樸然從石上一節節的扯了下來，黃落之葉，如微細的泥沙在空中旋繞，飄飄然跌入水面，在她的面前流過。烏姊拈住籐蘿在手中輕輕的撫弄，映着四圍的景色，恰像一位拈花的神女。

小草在澗邊恩恩的洗完了那些衣服，立了起來，從擷翠橋旁巒石砌成的石級走上。石縫中間生着許多苗條的小草，欣欣然仰起頭來，讚頌着和平的太陽，與生命的豐潤；雖然人們的無情的腳踵，時常在牠的頭上蹂躪過去，使牠消磨了青春之幸福；但牠卻似十二分信託命運似的，在命運以內的嚴酷的待遇，牠只有欣然的接受，和努力着新生。她在石級上折了幾轉，縮低了石縫的鴨踏草，踏破了石上封佈着的莓苔，纔走到烏姊立着的橋上。

擷翠橋上的秋色，又是一番景象。將去的夕陽，正如垂死的病者一樣，那

麼枯黃而消瘦，正對橋上的樹葉，又稀疏得許多，從橋下的觀點易了過來，一定能夠在隱隱中覺得如一個驟然荒了頭頂的禿頭，——尤其是染着頹喪的陽光的天空，做牠的背景，更顯得畢肖。

秋晚的天空，滿氳氳着慘白的迷霧，夕陽的餘輝徐徐的在空中消散時，那些沉浮着的迷霧，便覺得鄭重了許多，慘然暗下，毫沒有一些透明的輕盈的風韻，使人感到將死時的沉默的封鎖。

小草回家的時候，屋背的煙鹵，已裊起了乳白色的濃烟，鄭重的空氣，層層的壓得牠遲遲的不得上升，反而向下回旋。碧岩怒形於色的在室內焦躁的來往，成羣的母雞們，在階前踟躕然。徬徨延佇而待吃。她走了進去。婆婆在灶下立起，把膝下的衣襟拍了幾拍，也做出一種煩躁的神氣。碧岩只是不住的走，看着她走了進來，也不說一句另外的話，好像心中正在預備着，如何可以向她燃起憤怒之火似的。

她心中十二分地怕懼，正如犯了嚴重的磔刑。因為他們都沒有向她啟齒，她也躊躇着不知第一句應該向他們先說什麼話。

「你到這樣遲暮的傍晚，還在外面，像一隻落了魂的小鳥似的，遲疑着不回家來，究竟算什麼呢？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今晚還要到城裏去的嗎？我這樣的到處叫你，你畢竟聽見了沒有？你始終不把我的說話當正經，像無歸的游魂似的隱在外邊，盡量的閒遊！這算什麼呢！」

碧岩這樣說了，她心裏只是發跳。她很想忍住不應，讓自己的丈夫凌罵幾句，也不算下恥；而且又是自己有了錯處的時候。但是當碧岩說到她在外面閒遊的時候，她的心中一湧，好像非有自己出來辨白一下不可之勢。

「我不是對你說過，到擲翠橋下去洗衣的嗎！幾日來的天時不好，和家事的羈絆，積下來的污衣服，是非經清激的流泉沖洗過是不容易干淨的。」

她的心頭雖然突兀的跳着，但在口頭上總想裝出和平忍氣的樣子來，輕緩

的回答。她看着許多母雞們矜矜的討厭，並且在人們的腳下糾纏，就先想攪一些喂雞的食料。因此就沒有急於燒飯，來代替灶下坐着的婆婆，碧岩聽她剛纔應得這樣和緩可人時，就轉了一個話頭，說她與他作對。

「人們要吃的飯，還沒母雞們要喫的要緊呢，我怎麼的對你說喲，我是要早喫了飯到城裏去的，你反是這樣抽不上緊的躡起方步來。你要是與我作對不願意代我料理食物，你簡直可以直說。何苦呢，要做出這副樣子給我看。」

「我有什麼樣子做出給你看喲，你真是說得好話，你的舌頭，就這樣會亂翻是非的嗎？」

她走近灶頭，撬開了鑊蓋，白汽靄靄的遮住了兩眼，所燒的小菜，已經熟得在鑊底起竄。

13
她想婆婆既然燒好，又何必在我面前催逼呢。無論如何，今晚總有別故，不然，他一定不會待我這樣如仇敵的尋事的。她竭力想忍耐住這一次的是非，

因爲丈夫的出外，畢竟是很關緊要的。

「我真不要看，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自己在外遲遲回來，還要放出臉色給人看；告訴你，我們是沒人看你的褒貶的。」

他又自己咕嚕着，滿口都帶着輕屑的與謾罵的聲調：

「幾十年來倒了運的冤家鬼，會碰到這種前世牽連的冤孽！嚇！真是倒運，什麼時候衝了惡神的惡鬼。若是不心願嫁我，反是分開來直截！各走各的路，大家管不得誰的天南地北，誰的屋角向東，簷頭朝西。……」

她的心裏滿燃燒着一肚的無名的哀火，直不知今晚的橫遭咒罵，是爲的什麼原因。真是人們頭上變幻不測之禍福，如同天上風雲的變幻那麼奇離了。這是什麼原因喲，怪道今天早上的左眼就揭然的不寧了。怪道昨天的老鴉，就啞啞然集在她的屋脊亂啼了。

「只有天知道，誰施出這樣大架子的褒貶的臉色來……」她又縮住，不說下

去了。心裏只是想：

「這真天外飛來的漫天大禍了；天吶，我如何可以免得這椿罪孽呢？你聽，這樣嚼口舌根的亂掉是非，總有一天會嚼斷了自己的舌頭。忍耐些罷，嘿，我已經忍不住了。吶，那里來的說話吶，我要不願心跟他，我要自願的離開，看吶，真要有天無日頭了。」

她在鑊內，盛起了小菜，不提防下意識的活動，乘機出來弄得鐵杓擊着鑊聲鏗鏗然洩憤。那時已掌上了燈火，碧岩還絞着兩臂，在哼哼然的打鼻銃。她把盛好的小菜和飯碗，都放在桌上；放下時的態度，恰與剛纔擊鑊時一樣。她心內這些被壓迫着的哀火正如地壳內部蘊勃着的火山，在四處找尋舒氣的發洩。她把碗筷等放了齊全，也不再叫一聲請吃，就自己走了開去。

碧岩坐在桌旁，奮然的以手擊桌面，碗盞聲轟然振響，正如推翻藏有磁器的木櫥。同時聲音更罵得鄭重。引得隣居的人，跑來注視。他用力的把桌上的

飯碗拿起，又鄭重的放下，對着他隣居重新表演他老婆剛纔的舉動一次，爲要引得隣居們的同情。

「天色已經黑了，她還在外面，我把她叫了轉來，心裏似乎就有不慊於我了。燒好了飯，這樣轟然的放下，也不叫我一聲，就木偶一般尖着嘴唇走開了。這成什麼體統，請你代我想想。」

碧岩已經自己在開始喫，隣居見沒有什麼異事，說了幾句勸慰的話，就自退去。他的母親本來是手足麻木，不容易伶動，現在因爲碧岩已經在肆口姿罵，所以她連平日喜於咕嚕的嘴吧，也封閉住不插一句閒話了。她見小草已經走開，也不去叫她，就自己起來喫飯。

烏姊在對門走了過來，覺得他家裏的空氣是異常的嚴肅，她也斂住了脚步，不敢怎樣聲張。秋風在屋背走動，壁上的油燈黯淡得如鬼火一般的搖晃，異樣的氣味，嚴重的壓着鼻尖使人感着空氣中混和着的膩人氣味的濃厚。

碧岩拿起預備着的物件，往城裏走去；室內又覺得兩樣。

「烏妹妹！你代我到房裏去看一下下前溪人，要她來喫飯。」

烏姊聽了碧岩的娘的吩咐，就走往她的房裏。房裏滿貯着黑暗。門縫中的一線燈火，歪斜地臥在箱上與地上；玻璃窗上的天空中，正對着一夥光亮的明星，很可以引起人們的仰視。黑暗中的箱籠和什物，很不易看得清楚。若是沒有預先告訴她碧岩嫂是在房裏，她一定是不敢進去的。在她房中感覺到的，正如黑暗的冬夜裏的曠野：遠近的幾株脫了葉的老樹，都可以被幻覺人物化起來，使自己膽寒，使自己戰慄得長起汗毛。烏姊摸索到檯櫃的面前，找到了火柴，燃亮了油燈，纔看見碧岩嫂是躺在牀上，用手掩着自己的面部，再俯在被上；大概她此時正在進行着蓬勃的思想，和如何可以了結此天外飛來的悲哀。烏姊俯上她的背上，輕輕的叫了一聲，她才緩緩的轉了一個翻身，說：

「烏妹妹！你去，我不要喫飯了。」

「你喫一點罷，不喫是要餓了的；自己的身體是比什麼都要保重喲！」

「不過，我現在喫不下去了。」

烏姊見強不過她，又吹滅了燈光，走了出來。小草繼續着思維。她在溪畔時所重新栽下的自殺的種子，如今又在她的心坎中發起芽來。她預先推究起今晚的禍因，她發現了今晚並沒有什麼大錯，只是無情的丈夫，或心中有特異的改變，或是聽了他人的挑撥，纔故意意要在今晚向她不問是非的謾罵，無緣無故的尋一個機會和她發作罷了。

「這那里可以甘心喲，就是我能如今晚一樣的受氣，但是，我的一世的生命，却怎能永久如此忍受呢？我要是不是死了。我難道不應該有爆發的一日嗎？呵！我就是一個受氣的氣球，這樣永久的受下氣去，也該有一次會足夠了的。

「啊，我怎麼纔能夠報復這種天外飛來的冤火喲！我若是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撲滅，我能聽其盡量的如野火隨着北風的延燒嗎？啊！畢竟我的青春生命之

蒙茸綠草，是省不了這種不分天日的漫天野火的燃燒的喲！

「只有撲滅，只有對抗……」

她想到此處就覺得有一種無名的精力，在她的週身打滾；她搭在床上的優柔的身軀，就如吹飽了空氣的皮球，漸漸的高聳而精壯起來；同時，她兩手緊握成拳頭在床上翻了幾個轉身。她繼續着想她對抗的手段。

小
「我一定不讓他無理謾罵，不讓他如一羣野獸之馳驟過嫩草一樣的，踐踏着我的靈魂和肉體。我將如空谷回聲一樣的應和着他的謾罵，或者竟如夏午的旱雷一樣的，竟響他過先；他若是在兩方相互遞高的罵聲中跌下來打我時，我也該衝出習慣，挾下手頭的什麼東西相禦。」

19
她欣然得意的坐了起來，黑暗中看不見她自己，但是在她自己的感覺上卻能覺出她面上的每個細胞，都充滿着輕盈的鮮血。她呆坐了片時，覺得心內非常常的空曠正如在秋高的晴空之下的旅行者一樣。沒有什麼驟風急雨可以使她擔

驚，她的心內簡直沒有一片可以暫時驚恐的愁雲；她又如兵盛糧足的主將，正徘徊在有備無恐的，必勝的戰地中。

忽然在她的黑暗的房間中起了一聲驚人的急驟的奇響，那是一隻老貓追逐鼠子的聲音，她驟然在嚴防無備的歡心中，猝遭襲擊，心裏就不住的跳躍，正好像在靜夜的曠野中，放了一聲地雷，振得四散林木，如喊殺一般的顫噤。她如立在懸崖削壁的最高峯頭，正興致淋漓，雀躍鼓舞的時候，忽然天崩地陷，岩壁損裂，飄飄然墜入峯下的萬壑的深淵中，那正是無可奈何而不得超昇的泥潭。她昔日曾在此悲境中展轉低吟過的舊地。她頹然如垂死一般的倒下，回復到她昔日的境地中去。

是一個初夏的黃昏，西方的白雲，渲成霞彩，把夕陽掩罩以後，新月就翩然徘徊在中天了。在一條鄉村的仄徑上，小草和她的母親，漸漸的踏着模糊的暮色，讓路旁的田稻，竦竦然從黑影中移來，又徐徐的向背後隱去；把許多

坐在田岸看晚景的青蛙們，一個個趕入田水中，發出幾聲短促的脆聲。她含着一腔的憤恨和悲怨，在模糊的夜色中，就是她用以表徵她颯颯般悲憤以後的幾點殘淚，也不容易看得出來。她的母親隨在她的後面走着，也自有一腔心事。她們匆匆的在黑影的田野中走動着，蓬勃的悲痛都埋葬在心坎中，不說一句輕易的話。

她的母親忽然又重復了一遍訓辭；這是教她息事寧人的和平勸告，現在看已漸近碧岩家的村上了，所以又復叮嚀一遍。

「我今天告訴你的說話，你記清楚了沒有！做母親的，只能生得你的身，卻不能保得你的世。畢竟是你的夫妻情長啲。就是當真是他們理錯，你也只好忍氣一點。夫妻相罵挨打，真是家家都有，比什麼都要平常，卽是被他打了一頓，罵得幾句，畢竟還是自己的丈夫，沒有什麼大勝負可決，——而且勝了也不算英雄，喫虧也不算可恥。日後的時間，真是多得很呢！

「草！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人生又有什麼呢？只好自己設幾個譬喻以自解譬罷了。光輝的太陽，清麗的月亮，也要被烏雲遮沒，也要被天狗吞食呢！晴和明淨的青天，忽然也要受着疾雷暴風的驚恐呢！受着層層壓積，人人踐踏的鋪地的石板，也應該有一翻身的日子呀！我的草！你忍耐些，懂得嗎？」

小草唉的嘆了一聲極不易舒洩的悶氣，眼淚就在暗野中撲簌的流下。她覺得童年時所恃以萬人無敵的母親，現在竟成柔弱的俘虜。她昨日憤憤然從家中出走的勇氣，以及母親同來復仇的幻想，如今都成了幻影，而且今晚又要在蒼茫中投回這地獄似的鬼坑，度那永遠不得超拔的生活。她覺得命運制止人生的力量，真是比孩子們手內的螞蟻的乞求生活，還無可如何，她只能付之鬱勃的一嘆。

「草呀！你聽我的心血的說話！最好，你應該先叫他一聲，我們是希望一株茅竹長得直上雲霄的，日後吃飯的日子長呀！夫妻相打是常有的，我做娘的

若是聽你的說話，就反轉臉孔，不問什麼理由去同他咒罵，難道我自己過得去嗎？難道人家不恥笑我，謾罵我嗎？草！你該聽你娘的話呀！

「你應該認定自己的命運不好；生成的，鑄定的命運，就是你有十二分本領的大匠，也不能修斲得轉來。萬事只有忍氣，只有自己譬解，……」

小

蒼茫的淡月，已漸漸籠罩着世界。她們已旁着倒翠溪，在稀疏的月影下踏着沙沙的石路在走。橋頭的流水，恰似林梢的月色，一樣的迷離慘淡，悲情蕩漾。她們走入村中，小草的心就如上了癩痂的傷痕，又被癩狗撕破般的慘痛，她不知不覺的立了下來。更沒有心思向前進行。碧岩家的屋間已經緊緊的關閉，引起了她母女在門外的無限躊躇。母親決定向前打門時，她就覺得她的靈魂向身外飛去；那碰然打門的聲音，恰似敲在她的心中，而自己卻不能覺得這是苦痛。她正如服了麻醉劑一般的倚在牆上，雖然清醒的精神能知道人們加以她體上的一切苦痛，但她的肉體已經離開了精神的指揮範圍；而不覺其相連與苦

痛了，她到處都感到如着了油火的不安，但她的四肢卻已完全麻木了。

她的心坎中永遠銘刻着，這一次打門的震人的怪響。從此以後，她的心裏，就起了一個「交替作用」，如正裝好的留聲機片一般，只要那種同打門一樣的聲音一響，她立刻就能在眼前開演這一幕慘淡的影片，把那時四週的背景，已往的情調，和胸中的悲哀都浮雕出來，當這許多浮雕的影片在她眼前演動時，她同時就覺得那些影片的本身中，發出一股氤氳的麻醉劑，籠罩着她的全身，千萬把鋒利的尖刀，向她的週身猛刺。她在這種頹然若醉的悲慘的情景中，感到了無限的絕望，與不可訴說的悲哀。她只能「唉」的嘆了一聲，又輕輕的叫了一聲「天」就算完事；因為連普通人的窮絕中所喊的一聲「娘呀」的希望，於她也成絕望的了。此外，她就轉折了思想的道路，想到如何可以脫離此永無希望的殘軀，離開這悲慘苦悶的世界而去享受她永遠的幸福。天然的死，不知要到何時可以降臨，在沒有權力可以限制死神自然的來沒收她的生命時，她

想，只有自己速死，自殺，可以支配自己的幸福的權利，而且有如操持左券一樣的可靠。

「自殺！自殺？只有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未來幸福，今日的因循，正是異日受苦之原，這正如從前的苟安，是現在的苦痛的前因一樣。所以趕早決定自己未來的幸福罷！」

草

「自縊，懸樑。」她想到普通女子最多而最便於取徑的一條赴死之路時，眼前就如爆了一顆開花的炸彈，在這火花四射，紅綠光芒陰慘的閃爍中，她瞧見了如戲台上所表演的一樣的凶鬼。牠張大了圓而深窄的眼眶，亂髮茸茸的，把全個頭面蓋住，口舌長長的伸出唇外，從頤下拖來，徐徐的有所伸縮，她張開了眼睛，覺得這個怪物就在她的眼前搖晃；她閉了雙眼，又覺得那個東西在眼簾內徘徊。她一時想不出脫險的法子，身子出了一身的冷汗，每個的汗毛，都緊張起來，四肢縮成一團，口齒不住的衝擊。

她蟄伏在幻覺的驚恐中半晌以後，纔奮然起來燃起那盞油燈。她呆呆的對着燈火出神，不知不覺中，好像天地間早就沒有存在一個東西的，何況是她微細的身軀，何況是看不見的靈魂。

烏姊走入房中，又點醒了她一時與太空化合的心靈，使她自己知道她是存在，——無論是肉體和靈魂，都是苟安的存在。

「碧岩嫂，你難道一些都不要吃嗎？」

「我不要吃。唔。」她勉強的答應一句以後，當即又收斂成她沒有表情的臉色，讓牠沉在慘弱的燈光中。

「今晚碧岩哥是不回來了罷？我要睡在你這裡呢。」

「唔！」她對於烏姊的感情，比較還不十分薄；雖然烏姊的年紀較輕，還是她能夠知道她的心事多些。平常的時候，還是她自己去叫烏姊來同睡的。現在她心裏雖則有心事，但也不便毅然的回絕她；所以她只得無意有意的回答一

聲。

靜寂的燈光搖擺中，她聽見外面婆婆的關門聲，脚步聲，關鷄窠聲，最後就聽她走入她自己的房中去了。烏姊並着她坐在床上靜聽了一回，又催她就寢。

小 「你先睡罷，我也就要睡了。」

烏姊一顆顆扭開自己的衣服，眼睛不住的看着她臉上的沉默。她又不敢驚動她，知道她今晚是受偌大的委曲，心中自然是埋葬無限的哀情，皮外的安慰，也是無濟的。她把摺好的被褥鋪平，自己鑽入被窩裏面，故意呆呆的坐着，效她一樣的沉默。

「睡呀！碧岩嫂！」烏姊忍不住時，又催了一聲。

她覺得坐着的四肢，有些倦了，就和衣的倒了下來。

烏姊如輕了一半的心事，精神上如釋枷鎖似的，轉眼間，便睜睜的入睡

了。

她又繼續想像尋死的方法。瞥眼間，眼前便有許多兇器，像尖銳的小刀，堅韌的繩索，烏黑的鴉片等等，都向她伸嘴吐舌，賣弄風騷，要勾引她進入迷魂陣中，聽牠的指揮，聽牠的訓練，安然達到死的世界。

「呵！可怕的小刀！我不能親近你，我沒有親近你的勇氣，雖然我已毅然
的決死，但是我喲，我總不心願親近你而死。

「繩索，呵麻繩，……」

她想到這里，又牽連到剛纔的幻覺，頭皮又是一震，她就急於撇開了。

「呸！怕什麼，還怕嗎。那正可以不用想死……鴉片，唔鴉片的確是最和平的東西，我就借了牠的牽引，把我的軀壳和靈魂超度了罷！……喲，下村雲亭的女人，不是吃了鴉片死的嗎！她多平和喲！我前次還夢見她和平時一樣的同我談笑呢。……我不願流血而死，那種正像從血泊裏掣取出來的紅麵包般的

七竅流紅的死法，我是千萬不心願的。服毒，飲砒，……不，一定是沒有比鴉片那麼清靜和平。決定了，我決定用鴉片了結我的生命。」

她的思想正想得順利時，忽然事實上又起了一個崛起的波折，那就是她的家裏沒有鴉片。他想雖然明天也可以前去購買，但無論如何，今晚總不能有所伸張了。在最難堪的時日中，就是最快的一瞬，也是宣布死刑後在火上爬行着的拖挨着的生命；她怎能安然的待到明天呢？

「呵！好了！」她忽然又如得寶似的驚悟過來。奮然的叫起。「灶下鹽瓶里不是有許多鹽滷積着嗎？那好極了！一定是我的救星。……一碗，不要一碗就夠了，一定是夠的。呵！讓我先去拿來……」

她乘着十二分勇氣的氣概坐了起來。烏姊在夢寐中被被頭的顫動，就轉了一個翻身。她忍氣一下；再輕輕的喊了兩聲「烏妹妹，」見她又沒有動靜，就偷偷的起來了。

室內的空氣，分外的緊張，就是一支微細的繡花針掉在地上，也能聽得清楚。她忍着氣，如作賊一般的把門開了，門外就迎面沖來一陣冷氣。冷氣在她的胸懷穿入時，就與她的心旌相擊戰，正如兩塊玻璃的相互擦擊，戰戰作響。

她走出室外，又輕聽一回婆婆的酣睡。婆婆的酣聲如雷，正如深夜窮婦之推磨，隆隆然，斷斷續續的作響。

靜夜的灶房，又與平時充滿油膩的氣味不同，此時所感到的只是殘冬的枯岩那麼靜肅。燈光沉沉若死，室外溪濱，時送來幾聲斷雁。每當一聲孤雁的哀鳴過後，便覺歷時許久的悠悠。她不禁神往，又想着在深夜中徘徊曠野後跳入懸崖下的沉潭的了局。

我的屍身將永遠沉在深深的潭底，正如不可見的靈魂一樣，永久的消滅在人間，那不是更清確嗎？

「下弦月慘淡的照着，泫然的爲我下泪。我孤另地被遺棄在曠野中，盡量

的咒咀一回，狂笑一回，復披開荆榛，沒入草萊中，扳登上壁削的懸崖，再向

天空長嘯幾聲，纔抱起腳下的石塊，一同的縱身下去，永久的沉埋在潭底了。

「我橫直是死了，不同他們相干連的，要討厭的屍身留在他家裏，使他難堪做什麼呢！超脫些罷！」

小

「呵！那是多麼超脫呀！我之不希望有殘腐的肉體在地上存在，正如不歡喜有可憐的靈魂在人間存在一樣。呵！這纔是清高的死呢。」

草

她把倒好的鹽滷放下，走到通往溪濱的那雙門旁，就想泰然的開門出去。

不成熟的門樞，打生鐵一般的把她堅決的心軟化了一半。忽然門外的一聲狗吠，她就退縮了幾步。她重新看着灶上的一碗黑沉沉的鹽滷，在向她招引，又走過擎在手里。她奮勇的把牠送到唇邊，「喲！好苦的滋味！」又放下了。

31

她第二次拿起到唇時，心里呪咀着自己，催促着自己，說「是時候了，早些喝下，不要再有拖延，」但是她的耳裏聽到一種警戒的呼聲，說「危險呀！」

生命的危險呀！切不可近着可怕的惡魔呀！」

「還是往野外去。」她砰然的開了那雙臨溪的門，卻驚醒了婆婆的追問。

「是誰，誰呀？——誰。」

「是我。」她勉強的應了一聲。

她覺得她的命運，已經被人推置到高崖之上了。心頭不住的顫跳，又神經錯亂的把門關轉。

「是時候了。」她左手插在腰際，右手拿起那碗鹽漬，忍着氣，如吃藥一般一口渴下。「呵！完了，完了。」

她微微地感着一些失望，神遊一般的又走向房中。

烏姊在睡態中間她起來何事，她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口渴了，起來喝茶。」

空氣又是十二分的靜寂，遠處的村犬聲，使人想像到微渺的擊石。但是她

的心中卻裝滿將死的可怕，與須臾的生命的悲哀了。週身的血液，如馳馬一般的到處飛跑，每個的末梢神經，都填滿了癡狂的火燄。臉上燃燒得殷紅，腦壳薰蒸得開裂。她推開棉被，又露出胸懷，戰慄着自己短促的生命。

她和酒醉一般的，昏迷的神經，半恃着清醒的理智的警策，感得自己的舉動是太過度了，於是悲哀在她的胸懷鑽動，錯悔她自己剛纔的鹵莽了。

「我二十年來青春的生命，就這樣結束嗎？我未來的幸福，正蒼葦未放的，難道就這樣夭折嗎？」

「母親，我的孤老的母親，我不能再見你了。……碧岩！呵！碧岩！我不能再見你。我也不再聽你的謾罵了。……呵！你的謾罵。雖則是……」

她開始悲哀起來。好像自己已是死了，母親在前面盡量的哭泣，碧岩也在她的牀前懺悔，許多的鄰人親戚們，都前來宣慰，歎息她是個賢德女人，竟然自尋短見。真是老天無眼了。她想把自己的屍身奮起，再和他們酬酢一回，不

提防又冒了一陣熱汗，醒了轉來，眼前的事實，又清清楚楚的，陳列着只能告訴她僅有的絕望。她哭泣了。她想像着一株偉大的已經被樵夫砍到剩有一絲的連合的生機了，大風中的生命，短促的如同蜉蝣，她泫然的哭泣了！

「碧岩嫂」！「碧岩嫂」！烏姊道是她着了魘，想在她的夢魘的手里奪回。她只是不應，更加哭得厲害。

烏姊坐起躺下，躺下坐起，直不知所措。她死命的喊着「碧岩嫂」！已經喊得碧岩的娘也醒來接應了，纔走下牀來，叫碧岩的娘快些走來。

婆婆帶着卑夷的心思，燈光向她的眼中照過，問她感得什麼痛苦沒有？她只能略斜睨一眼，她在她的眼的神形中，發見出一種無神的凝視，——這種凝視，只有染着霍亂等急症所常有的。她驚恐起來，問她有沒有吃下什麼東西，她也只能報還一個無神的凝視。反而烏姊想起她剛纔說喝茶的話，心裏有些疑惑，就告訴了她的婆婆。

婆婆往灶下一查，只見那隻磁碗還放在桌上。而且當她用舌尖去試驗那碗邊時，還留有許多鹹味，於是她是服下鹽瀹，希圖自殺的一件事，已經證實了。

「烏妹妹！你到外面去請幾位鄰居來，救命。」她說着，頹然坐下，不靈敏的肢體，不住的戰慄。心裏憤恨的想着。

「天喲！這有什麼可以自尋短見的事呢？又沒有打她，又沒有怎樣難爲她，不過平常的罵了幾句，也算不得什麼喲！天喲！我們的一家，是永久沒有安穩日子了；她們一定不要我安穩過幾日，一定要把我磨死，纔甘心哩！」

「救命呀！碧岩嫂自己吃下了鹽瀹了喲！救命！」

全村都甜睡在深夜的沉寂的人們，驟然聽着喊救的聲音，便疑似某家的失火或是巨盜的入寇。

一時村中的驚擾，正似幾枝殘餘的彩筆在筆洗里亂攪一般，各人都昏着頭

腦！亂竄的追問。他們紛紛的開出門來，都菌集到碧岩家里。

「家常的相罵也是有的，何必吃鹽滷呢？」

「什麼時候吃下去的！不知吃下了多少！唉！」

「她平時不大愛說話的，怎麼一氣就要自盡，真是『肚里毛蟲』了。」

「好好的，你看她現在的樣子，真是可憐。」

大家都紛紛的議論着。燈花搖晃不定，室內滿貯着異樣的表情。烏姊跑東跑西的，不知忙些什麼。婆婆麻木的四肢，氣得有些痙攣了，坐在房角敘說她不整齊的閒話。

「真冤家，真多事的，今晚又沒有要吃鹽滷的原因，……唉！一家的命運，……我道碧岩已經在說話了，我就一句也不響，……沒有什麼可以拚命的事幹呀！唉！……天！……」

隣人們要她不要這樣徒託空言，救好了說話，也不算遲。

他們把她拖入中堂。她眼睛無神的開着，面色十分蒼白；她們扶住了她，她只是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鄰人們有的代她往城里找碧岩去了，也有往她母家找她的母親去了。中堂站滿了成人的男女和小孩，大家都相互的嗟嘆。她半死一般的被人們扶住立在小人叢之中，左右的手臂和掌被拖着，幾個有力的成年，車輪一般的，往四週旋轉。

章

鄰人盡量的搖她的頭面，意思是要搖得她醉了，使她剛纔喫在胃里的鹽漬，泛了轉來，正如他們用力的旋轉她同一用意。

有許多孩子們，都在深夜的夢中好奇的驚起，擠入人叢中，看這自己要斷絕生路的怪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人生是只有欣欣的滋長向榮，並沒有什麼摧殘夭折那回事。他們看了一回之後，又躲入人們的背後，牙齒被深夜的寒意與自殺的悲感所激動，吱吱而不成聲的相互訴說。

一個額上刻有繡紋，表明他是深有經驗的人，手裏拿着一木桶的豆漿。很驚慌——但又很鎮定的跑了進來，把那些聚談的孩子們衝散，走入人叢中放下。他很急的吩咐大家，把她扶好，可以便於灌入豆漿。他嘴里嚷着：

「有救了，有救了；不要慌，這真是數當有救，我跑到豆腐店時，他們剛磨好了生漿，這真是數，數注定是有救了……」

他一面在一碗碗的往她口里灌，一面在得意的表示他老練和功勳這樣說。豆漿不能盡量送入她的口裏，戰兢而慌張的手中，時常濺出許多豆漿；地上，人們的衣角上，和她的前襟，頤下，髮際都污滿了。在蒼涼恐慌的空氣中，驟然又混和了嘔人的生豆氣息。

婆婆仍舊癱攣在屋角咕嚕，她差不多是同一的幾句話反覆着。

「好好的，有什麼可以喫鹽滷的啲？真是冤家，倒運的運命！我家人家，一定是要敗落了……」

一木桶的豆漿差不多要灌完了。那位有經驗的鄰人，纔把她扶直，叫人們再把她同剛纔一樣的旋轉。一時在這種旋轉中，發生出一種譏笑的喊聲，大家好像感得有許多愉快之感。旋了不上幾下，她果然嘔吐了。

推她旋轉的隣人，見她已經嘔吐，一端便匆匆的放手，但是一端的人，卻猶不肯放手，想乘她嘔吐時，用力的推轉一下，使在胃裏的積毒，可以盡量嘔出來，因此，他們的推轉，就有些不和諧了。

老練的隣人又吩咐人們再去拿些生豆漿來。一面又凱旋似的說：

草

「嘔了，好，不要緊了。鹽滷只有這一樣東西，是惟一的良藥了。生漿喫

了以後，就是一些不吐都不要緊的。好，現在有希望了。」

許多膽小的婦女們，都站在門口探聽，不敢進來一看。她們看見烏姊，便把她叫去，問東問西。

「別的又沒有什麼，就是今天燒晚飯時，她遲一些，碧岩哥給她一頓罵。」

誰知她在大家睡了以後，就起來把鹽滷喫下去！我醒來問她，她還對我說：「口渴了，起來喝一口茶。」

「我道是喝茶，也沒有什麼。等一些，她自己便嗚嗚的哭起來了。以後，我點起燈來一看，看她面色奇異，我就把她的婆婆叫起來了。」

烏姊把這事簡短的敘述了一番之後，她們就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

「丈夫不好，又何必尋死呢？下前溪人，真是下賤人，有些下賤。」

「死了，到還沒有什麼：若是救活起來，我代她想想，明日怎麼能夠走得出來，見得隣人！」

「只是自己的丈夫和婆婆，更討厭呢！」

「你看，就是現在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喫了多少苦楚。這個前來擁抱一次，那人前來推動一次，聽他們說，剛纔連褲子都轉脫了，這真給人笑的。」

那人又提入一桶的豆漿，烏姊跟了進去。她覺得室內的奇臭，真正難聞，

這種嘔吐出來的氣味！蕩漾在人們的四週，幾要使人欲避無路。她反奇怪着何以剛纔反不覺得臭呢，幾疑是墮入另一個境地了。

他們又把她扶住，用豆漿一口口的往口裏送。室內的人們，都注視這個舉動，一時反覺得沉默。在沉默中，她婆婆急躁的嚕囁，又可以聽見了。

小豆漿一連又灌了許多，她的神經，忽然受了什麼感動似的，手與足同齊收斂一下，又舒舒的弛和。她用手拿到口上一摸，同時把舌頭吐了出來，好像在喉發音一樣的說：

「唔！什麼東西」。

「新鮮了，新鮮了！」！大家嘩嘩了一陣，「反到覺得生漿澀口，就沒有毒了」。

41 剛在這陣喧嚷聲中，碧岩就走了進來。他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只不知她的結果是死還是活着。他想到果真她是死了，到底也有些可惜，而且在事實

上，說他是逼死妻子，也有些累墜。如今，他一進門的時候，就聽着這一種叫聲，他的心境又改變了許多。再後他聽到了人們又嚷着幾聲「碧岩來了！」時，他又儼然的高傲起來。

碧岩走入人叢中，看見他的妻子還扶在隣人們的手裏，身上濺滿齷齪而嘔人的殘腥氣味，頭髮蓬鬆的披散，衣褲零亂得難堪，處處都顯出十二分衰頹死喪的神氣，若是仔細看時，在頹唐而哭喪的臉色中，稍微有些紅暈的生意。他心內的機括，上下轉仄了幾下，最後纔決定了，索性大罵她一頓，以洩自己的感憤。一時臉上湧起了血火，右手如着了神助。重重的打她幾個耳光。大雷一般的罵聲，同時閃電似的猝發：

「賤貨！醜東西！你要害我的命嗎！啐！你死了，我是不心焦的：死了一百，也只有五十雙，這算什麼呢？」

一位老年婦女把他的手擋住，隣人們就在他的手下把她拖了過去。

「碧岩！你不是這種行事的；這是什麼時候，你還可以使性子嗎？過幾日再說也不算遲。你到也有些特別的呢？」隣人們合口的把碧岩說了一頓。

她經過了他的幾個耳光，和震人的驚喝，又漸漸的從睡夢中醒了轉來。這正如一桶的冷水，驟然的往她身上滿頭滿腦的沖來，她麻醉了的靈魂，纔一絲絲的梳理得清醒。他們把她拖了開去，坐在屋角的凳上，她驚異着眼前突如其來的人物情景；她簡直如隔開了一個世界，憶不起剛纔夢一般的意識的斷隙。她注視了片時，她纔想起她剛纔在牀上起來喝了一碗鹽漬的事情。她想到這裏，纔恍然大悟；一時正如禹枝火箭，正對着她的胸口射來；又正如千萬的毒蛇，在她的心頭亂滾。她想到從前，想到今後，想到人生，想到幸福……習慣和羞恥，就如陰司獄卒一般掣住了她的心旌，往無邊苦痛的深淵拖扯。她眼眶流不出一點眼淚，猝然的昏倒在地。

在隱約中，她聽見她母親的呼聲：「小草，草，新鮮起來！草！我在這裏

呢！」又慢慢的醒了轉來。

鄰人們已經散去；室內只留着她自己家里的人，空氣是異樣的淒涼，深夜的寒意不住的襲人，她在萬山跋涉的困阻中，又開始蒼她荊棘的人生旅路。

將這個獻給我的妻房

羅黑芷

小

你所時時抱着的那恐怖，和那一想便會教你全身戰慄的那惶惑，在你的眉頭上我知道曾經開始攻進了你的不能防禦的心，有許多許多的晝夜了。今晨你要求我『早點兒回來』時，你的眼睛裏彷彿要說而又不願多說的言語，教我知道了你的朦朧的回憶裏又現出了昔日的痛苦，壓住了目前的心，

草

當我出門步行向那每天照例必得走一趟的地方去時，那頭上蔚藍到教人喜悅的天空，和那從牆頭落下來的拂面的暖風，不知不覺地誘惑了我了。他們教我想到了野外的柳枝，綠的池塘，新生的草，和朋友們的歡顏，乃至教我在迷惘中嘗到了一滴醉人的酒和一片甘芳的餌。但我也在這懸想的快樂裏，想到了你

45

在晨間微笑着向我說的『但願今日是一個清和的晴天』的話。你須知道我平時在這樣醉人的天底下走着，便早忘掉你了！今日我努力想要和平時一般地忘掉你，但是我脊梁上馱着的一種壓人的東西竟使我瞧見了那些每天早晨在街上必得遇見而且連眉目都認得清楚的行步飄逸而態度驕矜的年青姑娘們時，不敢用眼睛窺瞧；即如我已經坐在辦公室內的寫字檯邊了，人們的言笑和臉色似乎都和我陡然隔了一層障紗了，而且那從筆尖落下在白紙上縱橫的黑痕也彷彿在那兒和我相撐拒。這樣說來，我竟是正在思念着你了，而且思念着你今天的話了？不是的。我只是在許多圖畫片中檢出了三年前的一張舊影呵！

三 通 小 叢 書

三年前，大約是三年前的初秋的一日下午，我從城裏到了你母親的家中。初見人影便大聲嗥吠及至定睛看清楚了是熟人而後搖尾跳躍的兩只灰黃色的狗，將我擁着進了那屋子的廳堂。那西落的斜日猶自留下半截耀眼的白光在東廂房的窗口之上和瓦簷之下，堂屋的空洞和桌椅的靜默流出了左邊正房內的彷彿

有許多女人悄悄的談話和間歇發作的低微的苦楚的呻吟。這曾使我疑惑。一個老年婦人出房來了。見着我便搖手，她是我的繼母，我沒有認錯。她的意思，在那佈滿着神祕的慌張的臉色上，是通知我不要走進那房裏去。我立時明白了這老年人對於我的尊敬。我正躊躇着，便聽見你的無力而顫抖的聲音喚着我的名字了。

我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我拂了老人的意思和命令，斗膽地撞進了那房門。那時，在那僅由一個低的紙糊窗牖放進光去的昏暗的地板中央離臥牀不遠的地方坐在一隻矮椅上的你，上身穿着一件白地藍條紋的洋紗單衣，下面裸露出兩條單瘦的大腿；氣弱的眸子從你那白到無血色的臉上慢慢地朝着我望了過來。我彷彿也看見了成太坪的廖六娘和隔壁佃戶家的劉大嫂；我彷彿也看見了你的母親擺着預備做第五次外祖母的毫無表情的面孔，陪着她倆和旁的另外一二個女人們慷慨地談論些和此時的問題大約沒有關係的事；我彷彿也看見了那

壁上的畫幅，靠壁的條桌，桌上零亂擺着的座鐘，花瓶，瓦壺，白瓷茶盃，大碗，破書，和包藥的舊紙的紅色藍色，牀簷，和牀前的舊籐睡椅等等，連同其餘的數記不清的靜默着的物件，在我眼前齊變了他們平日的和平的模樣。這些大約是我第一步跨進房門時眼睛一瞥之所獲得的了。

『你回來了』這是一種感覺到內心慰安然而不是沒氣力的呼喚。

我默默地看了你一眼，因為覺得有許多目光都在忸怩地示意我退出去；我便在這房門的外邊沿壁的一張大靠手烏木椅子上面安置了我的身體，同時也便從容地想到『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呵！』

我想着第一個兒子的出生是你處女的美開始告訴完結的時候，——膨大的乳房，鬆懈的脚步，和前額上許多隱隱的皺紋，都在那時警告你生命的坡路已經到了最高的頂點，從此便是向那下坡的路上了。你雖是二十一歲的少婦，你的格言只有柔順，服從，和忍受，或者當那壓服已久的自然的反抗的意志偶然

不經意地流露時，也只有默默的倒臥在牀上，或者更強烈一點便獨坐在房隅裏紅着鼻子啜泣。這些由你的伯母叔母和母親的模範及父親和叔父等的訓練而使你奉命惟謹的那些格言遂使你在上海跟着我度那典質爲生的日子裏，在你終日板滯地被挑囚着刻刻思念家鄉的日子裏，在腹內胚生了第二個新生命的種子，那便是你的安兒了。

你的生活的路線上最應該不使你忘記的一段，我想，是朗兒出生的歷史：

草
在民國八年嚴冬未死春風未醒的時候，我因生活的逼迫，爲着二十元一月的收入，遠離你住在武陵的德山工校。自結婚後從不曾分離過的我們，在那些現在

已無蹤影的信札上，曾經開始感到入骨的寂寞，也便是感到那不待用人工織成而自己會領略的戀的滋味了。在每個晴天的下午，那山頂的古寺，山下的朗江，隱在煙霧中的武陵城市，和那從山上遠望去彷彿只是一點點白色在綠波上慢慢移動的船帆。現在想起來，還使我感謝那逆轉的運命怎樣地將我們從數百里

之外吸引在一處過那種一生中僅能有一次的幸福的生活。

你須知道：我們雖然有了四個小孩，而真正的生命延續却只有那從德山歸後你所產生的這朗兒了！可是如蠶兒般你的生命似乎已經到了那從繭子裏蛻變成蛾，已經開始執行你的天職到數秒鐘之久，而亦可說是已經開始你的生命的毀滅到了九個寒暑的來復了我曾經親眼看見你的眼睛變大了；密生的長髮成稀疏了；肩頭支着衣服現出兩點稜骨的突起了；袒開胸服時，兩片軟而皺的乳房貼着肋骨而垂下了；行路時彷彿在你的頸項上給套上了挽車的粗繩，只是挨延着提脚步了。這便是你做了四個小孩的母親的代價，而也是你做了我十年妻房的代價。你現在已經是三十歲的中年婦人了。

我坐在那房門外的烏木靠椅上，時時聽見房內的喚聲，時時瞧見許多女人們（繼母和你的母親大約也在內）從這房門口出出進進，每次她們手裏總得捧着一盃漿水或旁的衣布之類。有時我的麻木了的肢體教我站了起來，隨着房內

一陣緊一陣的恫呻，開始在這廳堂中的泥地上打磨旋。這樣地天色便昏黑了。彷彿是那七歲的安兒從廳堂門外探進了半截身軀，低低地但是惶惶地說：『爸爸，晚飯。』

『晚飯？現在不吃。』我用眼睛回答了她。

小
草

我的脚步蹣到了房門口，決意擽開門帘一瞧，便在那放置在條桌上支着白瓷罩子的石油燈射出來的暗紅色的光裏，看見你的眼睛閉上了在那顏面筋肉已不起什麼作用的灰白色臉上。房裏坐着或站着在你周圍的人們，在靜寂的難挨的時間經過裏，間歇地發出問訊，安慰，或商酌的低聲的語言。她們的心跳躍着，呼吸緊逼着，似乎正在等候那一秒迫近一秒的未來的變動；危險呢？安全呢？生呢？死呢？我却什麼也不會想到，因為我什麼也不會等候着，我眼前現出的只是一片空茫。

51

我又退出，這回在廳前階上徘徊着。那已經高出東南屋角樹杪的下絃的月

，從那些在她下面慢慢流動的銀灰色的雲片隙縫中射下一線水也似的清光在那白色牆上和那低的方格窗牖上。我停步細聽，處處都是靜寂；除了那辨認不真方向的遠遠的犬吠，却只有微風搖着一約是屋後四株大楓樹的葉兒和那附生在下面的叢竹的戚戚了。此時我聽見房內的小巧玲瓏的座鐘丁丁地響了八下，九下，後來竟然是十下了。那在房內的沉默了許久的空氣忽然被一陣水漿淋漓在地板上的聲音，和人們的手腳拖動木橈木盆而一面嘈嘈切切搶着說話的聲音驚破了；我跟着計算這是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九個小時。『也應該是最後的時刻罷？』的希望依然還是渺茫。然而激烈的陣痛開始了；我不由的跑進了房去，彷彿有幽靈在後面襲着我。

那時刻。你是如有島武郎在他的與幼小者的文中說的，『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地看定了一處地方！……』你那彷彿墜落在漆黑深洞中的半塗裏掙扎着，想抓住一根細而長的絲便以為生命得救了似地

哀喚着母親的那聲浪，將我一無所知地引到了你的身旁。你便將左臂從那原來緊靠着你的那女人肩上，疾速地鉤住了我的頸項，抵死環抱着；在累積地增加努力的俄頃間，你母親的大聲顫抖的叱咤猛烈地激動了諸人的奮勵。忽然一陣鬆懈，你的疲乏到不堪的腦袋便在『哎喲……』的一聲裏倒在我這戰慄着的肩頭上了！這便是第五個女孩的出生呵！

不幸這三年後的今日，又使你真切感到了那痛苦的記憶。造物將你玩弄如同他玩弄世間一切女性的生物一樣；即是一顆栗子的產生也要將他的母體破裂而復能見着太陽的光；因為母親的一生總是這樣的呵！我現在坐着在這又是一彎殘月在天的夜半的一室。做夢一般地又聽到那教我神經麻痺的痛楚的呻吟。我實在不能忍了。我將眼耳蔽塞麼？我還有那想逃走而復戀戀於此的不自由的靈魂！我有罪了。倘若這個新的生命能與牠的母親同在，牠的名字便給叫作『恕兒』罷。這便是我奉獻給你的微塵般渺小的報酬了！

病

凌淑華

一

「芷青，今天我見到方老伯，他說他們西山房子空着，讓我們去住。我們下禮拜就去好不好？你趕緊辦交代吧。」玉如見芷青回家很興致的放下針線道。

「咳，交代還不容易嗎？」芷青的聲音發啞，重重的倒在一張大椅裏，「祇是，交代了後我們怎麼吃飯？去西山住不去，那是不成問題的。」

玉如默然一會兒，坐到芷青身傍，說：

「可是，你這個病總得去山上好好清養，長了就不好治……」她說到這

裏，忽然停語。

「這個年頭掙碗飯養命都不容易，還講什麼養病！」他的養病二字特別聲音高起。隨後他拿起一張報，遮着那懊喪的面容。

「我回家同叔叔商量商量，一千八百他也許不致於不能通融吧？」玉如想了一回，說着站起來就想走。

「玉如！」他止住她，「不要去吧。這個年頭，誰肯拿一千八百借給人。況且你的叔叔咳，」他面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

「叔叔平時頂看得起我的，我從來沒同他開過口，這點錢他不好意思不借吧。」

「這年頭，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咳，這年頭……」他重新呼了口氣。

「養病要緊，管不了許多了。」她決意的走出書房，換了身衣服便出門去。

芷青在書房內看書直到太陽落了，玉如纔回來。她一進門把手袋用力的向椅子上擲，臉色青黃直像一個方纔熟的梅子一樣。還是芷青先開口：

『是不是？不聽我的話，去碰一鼻子灰！』

『誰想到他會連這一千八百都拿不出來呢！他說今年他的胰皂公司折了本，麵粉廠又沒有利息。我進門沒坐下幾分鐘，他倒向我訴起窮來。』她向身傍椅子坐下，『坐了一點多鐘，談來談去，還是他的經濟困難問題。』真是『六親同一運。想不到叔叔也會有這樣窘的一天。』

『小寶寶，你倒信他的話，你的腦子還沒長結實。你叔叔是多麼通達世務的人，他怎麼不知道你是去借錢。』芷青冷笑着說。

『叔叔難道竟連這些錢都不相信我？我倒要同他說明白。』玉如很着急的站起來。

『玉如，算了吧，』他一把拉他坐下，『人情世態，到處都一樣，你叔叔

也是個平常人，你怎麼還看不透？別說了吧。」

『那末，我們怎樣去西山呢！』她過了一會兒，很難過的說。

『我向來不信大夫的話，在家裏好好的養養也一樣，爲什麼一定要到山上去養病？』他想出這似乎有理的話來解決這問題。

『康健的人可以不信醫生，身體衰弱的不信可不行呵！章自清就是因爲不信醫生的話，現在已入第三期癆症，簡直動都動不得，醫生也不肯替他下藥了。』她的嗓音慢慢低下去，只低頭收拾椅子上亂放的報紙。

屋內沈寂得連手錶上的響聲也聽見。太陽的餘暉尙可見物，他們倆都慢慢的喝茶，黃昏的晦鬱顏色罩上他們的眉峯。

『哦，你翻譯那本經濟史，書舖能給你多少錢，我們先籌劃出來幾個月的用費也可以到山上生啦。』她忽然似乎想出法子來急急說道。

『別提那本書啦！這年頭真是到處的叫人不由得悲觀。你猜書舖子裏多

麼欺負人，其佩他譯的一本政治史纔多少篇，他們都給他三百塊板費，我這本比他多二三倍字也是一樣價錢。我說過沒飯吃也不賣給這書買子了。三百塊夠吃一兩月的也是不中用。」他說着頭額上的筋條條露出來，一邊還咳嗽。

「他們看定了別的書舖不能印這樣書，所以出賤價收買，真是可恨！」她望到自己牆上掛的一幅畫。「若在外國，像我這樣畫了十幾年畫的人，也可以畫畫賣幾個錢，添補日用了。在中國可不行，我送去琉璃廠賣的幾張畫，足足掛了一年，才賣去一幅。」

「你知道這一幅誰買去的？」聲音裏無限感慨。

「誰？我不知道。」

「俊甫買了。昨天我遇見他，他說這畫是你的傑作之一，流落外邊可惜得很，所以買了。」

「四十塊呢，他的薪水也領不到，難爲他出得這筆款。」

『從這裏，就知道中國真是不會出什麼藝術專門的人才了！一個畫家一年四十塊收入也靠不住拿得到。』

他們都掉落在懊惱思想中，一會兒不覺的同時咳嗽了一聲，似乎是發洩這不平與憤恨。

小

二

草

過了幾天，玉如試盡了可以借得出至少六七百元的地方，結果真不出芷青所料，都輕巧的拒絕了。有幾個朋友說了許多愛莫能助，可憐她的話，使得她心碎，但是，可憐她又有什麼用呢？

這十來天，芷青雖然休息休息不寫文章，可是天天還得去辦公事，從前早上不會咳嗽的，現在醒了就咳嗽，有時甚至連早飯都不能喫。果然，病是一天天的深了。

玉如每天待芷青出去後，便換了衣服出門找朋友去，等到他下班時她纔趕回家。喫過晚飯，常說眼痛，非常的疲倦，無精打采的坐在一旁發楞。芷青問她爲什麼這樣累，她也說不清楚。

有幾天她像等不及芷青走後就出門了，喫過早飯她便匆匆挾着個包裹出門去。

『這些日子她這樣早就出去，』他在窗內呆呆望着妻的娉娉的背影一步步的遠了，她的髮似比乎平日梳得好看些，衣服雖不是新的，顏色確是很幽美的配合。

她出了大門，影子也不見了，忽然一個怪想打動芷青的心。

『那止她的影子漸漸遠到不見，她的心別也是這樣吧？這回病還沒有送掉了，命倒送掉了……』他不忍往下想了，只覺得一縷酸楚氣直衝上心坎來，非常不好過，喉中澀澀的發癢，咳嗽出了纔舒服一些。

他倒在大椅上追憶起初自己如何見她爲自己的病發愁勸她出去找朋友玩玩，深恐她也愁出病來。從前她不去，自己還勸她去，但是，現在呢？現在盼望她在家也不容易了。

無名的懊惱悲觀充滿了他的心，他愈想玉如近來行動不但是可疑，簡直有些可以證實她是別有所戀了。她起先還不敢背着他出門，近來想必是戀深膽子也大了，所以一出去必到黑纔回來。去女朋友家玩，她向來沒有這麼長。『說是去佩芬家畫畫。她既然知道畫是賣不出錢的，她爲什麼這樣起勁？要說爲是消遣，她如果拿我的病放在心裏，不會有這閑心情。』

實際說來，一個人如果真愛別一個愛自己的人，在自己將死以前總得想法怎樣可以去掉別一個人因爲自己死去所生的悲衷纔是。一雙真正相愛的夫妻，當然誰也不願誰先死，也不願誰將來受鰥居或孀居的苦寂悲痛。芷青想到這些以前在朋友裏自己發表的論斷，心下氣憤平了些，但是腦中有時幻出玉如在別

人懷抱裏，她的媚眼作出那嬌態向着別人，他的心比插進一把匕首還痛得難過。

『人真是小呵！有了理性常常也不能用。』他快快的算抑止了自己，他決定任她去，誰叫自己命運是這樣！

三

這兩天玉如等不得他起床就出去，晚上到開飯也不見她回來。芷青下工回來有時間起『太太到那裏去，』廚子和打雜的都帶着猶疑樣子答。『大約上張小姐家吧？』他們的聲裏都似乎帶着譏笑。昨天叔清與志和來，說到了玉如出門了，他們默默不作聲，可是從他們沒有表示的眼裏，看出包藏隱衷不敢直說的彆扭。

『今天我索性告訴了她我的心事，叫她早些享受了自由戀愛，整天躲躲閃閃

閃的在一塊也不舒服！」在用過晚飯時他無聊的坐在書房內自語。

他很義憤的決定了，手端着一杯茶站在窗前守她回來，一邊在盤想她回來時怎樣向她開談。

窗外夜色漸漸深了，已是四月，到天黑時還有一些寒氣，從玻璃縫隙中透進的一絲一縷的冷風，吹進煩惱悲觀的人心上，簡直想像到一個人到那天躺在棺木裏的滋味。

「這樣結束倒好，否則倒頭那天聽見自己愛妻在那裏哭泣是怎樣的不忍呵！」他想到那裏，忽然腮上覺得有東西涼涼的凝着，趕緊拿手帕拭去。

忽然大門響聲，玉如回家了。

「你回來正好，」芷青迎着說，忽然不知底下怎說，只得假作咳嗽。

「你剛喫過飯嗎？方纔打電話叫別等我喫飯接到了吧！」玉如很疲倦的靠在一張軟椅上坐着。她好像完全不理會芷青的神色。

「玉如，你回來正好，我有些話要……」他忽然大咳嗽起來，末了未完句子的聲音是非常模糊。玉如趕緊跑過來替他倒水給他喝了。她口內說着，「總得早到山上去。」

他靜了一會兒，囁嚅的說——

「其實呢，我早就應當……」

「你早就應當上山養病去，」玉如不等他話完了就替他說。

「我看我這病多半是等日子，挨一天喫一天的苦，還連累你也同我受罪！」

書

「你爲什麼說這類喪的話，我不要聽……別作這喪氣想頭，這祇會添……」

……病字沒出口，她忽然住語，摸了摸衣袋裏沒有手帕，站起來找尋。

芷青的臉青得更難看，他也站起來，說，

「我想我還是說明白了好。」

『你想什麼事了？』正說到這句話，廚子進來說有來電話請她立刻去聽。玉如面上露出張惶神色，披上條圍巾便跑出去——她這急不能待的態度直使芷青心裏冒火。房門合上，他恨恨地說。

『這是什麼樣子！哼，我現在可領夠女人的教了。本來索性說清楚不就痛快許多嗎？她偏偏還裝這一套，女人，哼！』

他冷笑了幾聲，覺得自己騙了自己有個多月真是可笑，方才還作那無聊的欲語還停的樣子，是多麼怯懦，愈想愈難過，愈難過愈不得開交，只得在書房內走來走去，猛抬頭望到書架上叔本華的一本論文，他的論婦女是怎樣痛快的思想致使芷青的手拿了那本書下來。他挨在大椅上朗誦起來。

夜漸漸深了，書房的溫度也降下去，可是這個病人似乎均不理會。

『芷青，怎的念起書來，快十二點了，該睡覺了吧？』忽然門開了，玉如進來，說。

他作出很曠達的冷笑說，

「叔本華的婦女論我現在總會鑑賞它，說得真痛快！好文章，好文章！」他說完依舊念下去，似乎並不理會玉如的話。

「我看什麼好文章也該留待明天念吧！現在已經不早了。」她很莊重說。

「芷青，你知道已經十二點了，」她等了一會兒見他不理會纔說，「你念的什麼書？留着明天再念不行嗎？」她說着走了過來，伸手去拿芷青的書。

「把這書交給我吧，明天還給你好不？」她帶笑求他。

「交給你？」他回頭很奇異的望一望她。聲音裏充滿了不信任與鄙薄，「明天再還給我？哼，女人的話，我已經看透了！女人的心，我也看透了，今天的我……」

他說着緊緊抱着那本書，臉色漸漸青白，嘴唇有些抖動，似乎感到出語困難。

「誰又開罪你老啦」，她仍然裝着笑，「一本書還信不過我嗎？好，你自己現在收好它，明天再拿出來念。」

苦惱與厭倦重重縛着他的心，無意中忽然看到玉如不得已的笑容，尤覺到女人虛假的可畏了。自己是被女人的虛假玩弄了許多日子，現等決意不上她的當了。

「我今天偏愛念這本書，」他想祇有蠻橫不講理的話可以對付女人的虛假，說着他儘力作出滿不關心的神氣，翻開手裏的書來看。

「你這樣不肯保重身體，真是叫人……」她的聲沉澀下去。

「病也是我病，死也是我死，用不着操旁人的心。既然討厭我念書，我明天就搬到別處去好了。」他偷眼看到她拿手帕擦眼，心下更加鄙薄女子哭笑變化的快，更決意祇有蠻橫可以對付這種虛偽。

她默默的走過一邊，面向着書架立着。

「搬了出去，你也方便，我也方便。反正遲早有那一天的，現在痛快的解決了豈不好！」他似乎覺得方才的話沒說盡意思，故意再說些。

她忽然轉臉來，極力裝着很柔和的樣子，說：

「你今天心火太盛了，說的話也不是你想說的，我也不懂你生那家子氣，自己身子又不好，少胡想……」

「這些話都是我想說的話。實在，我們也該解決了，這樣下去不行的。」他很果決的說。

她聽完這話跑進臥房去。

他不願意她看出他的懊惱，所以故意高聲的讀他的書。

一會兒她出來。眼似乎是方才擦過很紅的，面色蒼白得同紙糊的人差不多，走近芷青的座位，低聲說。

「芷青，我看你明天就得到山上靜靜的養養。」

「好，明天，我就去，我去，用不着到山上，到那裏不一樣嗎？」他說話時頭筋都露出來。

「不到山上到那裏去呵？昨天我已經託人訂好房子了。」她仍舊很溫和的，但是她的眼露出疑慮和悲愁。

小 「我離開了北京就是了。」

「你到那裏去，我也得預備同你去。」

「我一個人走。」他很決斷的迸出這句話。

「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你這帶病的人，沒有人招呼那行呢？」她靠近他座下。

「得了，別說這話呵，你那裏有工夫招呼我呢？我到的地方那能還像現在這裏打電話這樣方便？」他冷笑。

69 她望着他冷冷的面孔，耳中聽到這樣的話，忽然一種奇異的感想告訴了

她，她說：

「哦，原來你今晚真的生我的氣，嫌我沒工夫招呼你！但是我還不明白怎樣會使得你生這大氣，說了這些嚇人的話。」說着她便拉着他的手，望着他答覆。

這暖暖的手握着，有一股暖氣直衝進芷青的心上，面前坐的一個向日相親相愛的人態度依然是這樣誠懇，不覺得心下也狐疑起來。他的情感領他恢復清了神志。

「你真不明白嗎？」他有些不好意思說，「我問你，你要明白答我你這些日子在外邊同誰在一起，爲什麼這樣不愛回家？」

「我在張小姐家畫畫來的。」她很清晰的答。

「爲什麼不在家裏畫畫？」

「因爲，因爲你……」她低頭說。

『我怎樣？說吧。』

『你猜我們可以去西山的錢那裏來的？』

『那裏來的？』他很願意的問。

『我假造了一本仇十洲的美女畫冊，一張李公麟太真賜浴圖，一幅改琦的飛燕合德承恩圖，幸而今天都出手了，得了九百塊錢。剛才出門就爲了這件事。這半年我們可以在西山往了。』

他呆呆的望着她，不知說什麼好，他有些不好意思，又分解說：

『我知道你不以爲然的。我本來也不願意做這種作僞的事，但是想到弄不到錢，大夫說你……』她不忍再說，只緊緊的拉着他的手。

『不過，不過，你這樣做，人家上當的人，豈不受你的……你的害嗎？』
他的話說不清了。

『我不管了，不管了了！』

她似乎感到芷青情感興奮的異樣，就勢伏在他的肩上，過了一會兒他的肩膀上部有些暖融融的潮溼。

遷移

畢魯午

小

一
雨落着。

草

被雨水傾注的街道泛起濃霧。天空也顯得更昏暗了，變成一個水的穹廬；使人感覺氣悶，如被沉溺於大海裏。

行人小販都忙亂地收拾家具，撐開雨傘，像一羣一羣的海鷗一般，撲着翅膀各自飛回家裏去了。

73

「先生，要車嗎？」但他沒有等着我的回答，就鞭着馬跑過去了。車輪反激着

雨水，噴射着水花。我把帽沿拉得矮矮的。兩手放在雨衣兜裏。街道上的水都快有一尺多深了，水是那麼多，街道的洩水量却那麼小。我的靴子一半泡在水裏，我的行動感覺很艱難，像一個不習於游泳的人在急流中淌涉。

好容易，走到中東鐵路的天橋底下了。我像一艘終年漂泊的船隻，遇着一個可以暫時下錨的港口。我走到天橋上，雖然雨水仍在將我沖洗着，但總算是不在水中浸着了。在這裏我扶着闌干站了一刻，我看見那經過滿洲里，橫道河子，……從西伯利亞開來的火車。它像一條鐵龍，車輪學着雷叫，機關車吐出雲霧，汽笛長嘯一聲，就駛進了雨中的哈爾濱車站。

過去天橋便是我住的那條街道。距離雖很近但道路却更難走，因為那裏的馬路沒有瀝青，也沒有鋪着石子。平常日子裏是畫滿車轍，車轍上又堆滿垃圾，一下雨就完全變成一條渾濁髒污的河流了，它的工作是來替這偉大的都市排洩着破布屑，碎紙，炭渣，香煙頭……等一切廢物。

我怕陷溺到那條渾濁的河流中去，我沿着兩旁的房屋腳根走。兩旁的人家的門窗都關着，像緊閉着的死人的嘴唇。

但我住的那所院落的大門却是敞開着的。站在門洞裏面的三李老遠便喊我：

小 『好大個的雨。嘿，趙先生！原是您哪。』

我從街道那面跳過來，把帽子摘下。

『勞駕。勞駕。』

我把帽子交給三李。三李的滿是污泥的手掌把它接過去。同時並在我的帽子上給打了一個五指形的泥印。

三李是正在門洞裏塑泥人。

三李是我同院李鐵匠的第三個兒子。他雖是行三但他並沒有見過他的兩個哥哥。李鐵匠對於他那兩個兒子也弄不清楚，問起時，他便說：

「那兩個東西，一個是在不滿一歲時死了。一個是在我看見他出世時就是死的。都是他母親，那死瘋鬼給弄的……咳，說什麼，咱就是這樣命。」

一說起李鐵匠的家世來，他除了認命，就是罵他那死去太太。死去的鐵匠太太是患着癲癇病，爲了這種病，李鐵匠不敢讓她做一切事情。他覺着她不配做，她是連小孩子也不配養活的。她時常把炊飯的器皿摔碎了。她時常把鐵匠用具弄壞了。並且每當鐵匠從外面回來時，她時常是等好大一會才去給鐵匠開門。一次鐵匠等急了，連喊帶罵的砸開門撞進屋裏去。進去一看，那可憐的鐵匠太太才是圈縮成一團，倒在門限旁邊。額上暴着青筋。四肢都在痙攣着。李鐵匠沒奈何的把她的肢體撐開，用冷水潤濕她的頭髮和前額。她蘇醒了。

李鐵匠滿腔氣憤，換成一肚子悲哀。

李鐵匠說，鐵匠太太是被火車軋死的，那是因爲一天她到「道裏」去，走到軌道上，她的病犯了，火車就和病魔連在一起把她的生命軋碎了。

『咳，死了也好。』

談到這裏時李鐵匠也不太感傷。

至於三李子是一點也不記得他的母親。她死的時候他剛滿三歲。母親死後，他就在父親的鐵砧旁邊爬來爬去地過活着。

有一天，李鐵匠完成了一把小鐵鎖。他點着了一袋烟，他把烟袋含在嘴裏吸着，正要休息休息他的疲倦的肢體時；三李的行動突然使他大吃一驚。三李已不在地上爬行，却已能走來走去的替他搬運小塊的鐵皮了。

那燃點得只剩一點灰燼的烟袋，在鐵匠的粗黑的大手裏戰動着。

『啊，這小東西多麼像他的母親啊。』

李鐵匠感到喜悅又感到悲哀。他立刻把三李叫過來，再把那隻新作成的小鐵鎖繫在一條長着鏽的舊錶練上。

77
『過來戴上這個。好孩子，長大了不要學你媽媽。但願你的媽媽同一切神

靈都來保佑你吧。觀音菩薩，和喇嘛台上的主。」

李鐵匠滴下了幾滴，很不容易見到的眼淚。（在鐵匠太太被火車軋死時，他都沒有哭過）從那時起他便讓三李幫忙做一些零碎事情。有時也讓他到垃圾堆上檢檢煤屑，拾拾碎紙。

李鐵匠永沒有注意到，他也真沒有臆想到，三李子已長得那麼大了。其實三李子在今年才只有十一歲。

李鐵匠是我們院子裏的老住戶。我搬到這裏是還不到一個月。但彼此之間是那麼快的就互相熟習起來了。三李在我的屋間裏窺見了另一個世界。書籍，鋼筆，墨水，畫布，刷子，畫架子，顏料……這些東西沒有一樣不使他驚奇。但他最喜歡的却是我每日清晨拿着在戶外作體操的那一對鐵啞鈴。

他時常說：「趕明個我也讓我爸爸給我做一對。」他時常跑到我屋間裏來。懷一半恐懼一半好奇的心情問問這個，動動那個。有時我把一張畫壞的橡皮

紙送給他，他就如獲得什麼珍寶，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用它做成各種的玩意。

有時他糊一個「列巴」篋，有時他糊一隻手風琴。在沒有事情的時候，他就擺動着肢體，撫弄着他的紙風琴，唔唔地學洋鬼子唱歌。不然他就學賣列巴。咳列巴，那是多麼令人高興而又難得的東西啊。他父親的丁丁地鐵鎚，每天也不過打出將夠他父子倆餬口的塊數。

今天他在門洞裏塑泥人，他用我給他的橡皮紙做泥人的帽子。

當我走進大門的時候，一見面就先問。

「今天給我帶紙來了嗎？」

「這麼大的雨怎麼帶東西。」

「你父親呢？」

「睡啦。房東一家人也都出去了。看樣兒，他們晚上準不能回來，這天氣淹不死餓餓就算好。趙先生你不是嫌他們房間裏晚上太鬧嗎。今天晚上你可好

好睡吧。」

『但是你的小姊姊也回不來了啦。』

我一面同他開着笑玩，一面把雨衣脫下，把帽子從他手中拿過來。跑到我房間裏去了。在院子裏我看見房東家的屋門是緊緊地閉着。一把大鎖袒露在雨中。

我走到我的屋子裏，把雨衣，帽子，靴子，一起扔在地上。我的天，累死了！房東一家子好容易都出去，我好好地休息一夜吧。

我躺在床上，黃昏從雨聲裏慢慢地走來，把我的屋子包圍了。我的肢體像要彼此分散開。其實平常我覺得自己夠強壯的。但今天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個石膏做成的亞波羅，被雨水一浸，立刻就要化爲齏粉。

我們的房東是細特潘太太。

她的院子裏一共有七間房，一間租給鐵匠兩間租給我。其餘的四間她自己留着。一間做廚房，那三間做寢室，或寢室以外的用途。

房間都是小而且骯髒，完全是用泥土和破碎的木版堆壘釘匝起來。倘使有人把這座可憐的建築物由這都市的尾巴上搬運到鄉間的田野中去的話，恐怕你要分辨不出牠是土丘還是墳山。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裏還有一個豬欄。裏面喂着豬又養着鴨子。我們的窗子都開向街上。大門就開在這個豬欄旁邊。

房東的家族是由母親同兩個女兒組成。小女兒就是我方才講起的那個所謂三季的小姊姊。大女兒已有好幾十歲了，一切女孩子所應有的美麗，已經都在她身上發育得很完全。她們的母親就是細特潘太太。

在月初我到這裏來租房子時，我一敲門，她們這一個家族就全體出現在我的面前。最初我覺得很奇怪，怎麼在這樣一個院子裏，竟有這樣打扮着的女人

呢？除了那位小姊姊之外，另外兩個都是有用浸油的樹膠濡染過的睫毛，畫過的眉，嘴唇和指爪都是紅的。

在細特潘太太的房門上還釘着細特潘的一張名片，那鉛印的俄文字母已被太陽，風，檐溜浸得非常模糊了。紙底變成黃黑色。在細特潘的名號旁邊還畫着一個粗笨的十字。

據我自己的理解這十字是表示細特潘死了。但後來李鐵匠告訴我，這實在是這位異邦夫人放蕩的標幟。

在可憐的細特潘背了十字架的情形中，一些風流的男子們才敢公然地走近她。

細特潘那裏去了呢？真死了嗎？我時常問起李鐵匠。然而這個謎他也解答不出來。

我搬來的第一夜中，我就嘗了這院落裏的吵鬧的滋味。披着燦爛的落日的

光彩，各色各樣的粗暴的，文雅的……中年的小販商人，年青的鐵路工匠都在這院子裏進來出去的踴躍着。黑影下來了，有些男子還不走去。在細特潘太太的房間裏，他們喝着酒，跳起土耳其或吉波西人的舞蹈的步子來。細特潘太太和她的女兒也縱情的舞着。一會兒有人在一隻六絃琴上彈出一支頹唐的東方的調子，於是男人和女人便一齊唱起來，聲音一直可以衝到雲裏去。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時。我並不覺得怎樣討厭，反之我還有些好奇，我要看看此中到底是一個什麼世界。這裏的歌聲使我想起鈎歐的一個歡劇中那魔鬼所唱的加特里娜那節歌來：

加特里娜，

當你假睡時，

你要靜靜聽

隔窗含羞的窺視着

你那情人的來近……

挨向他親愛的姑娘，

挨向他親愛的姑娘，

情郎且歌且唱。

情郎且歌且唱。

哈哈哈哈哈（笑聲）

哈哈哈哈哈（笑聲）

細特潘太太屋子裏的帶着酒的嚷鬧是這幕劇情一樣的可以使人感到一種粗豪的浪漫的風趣的。

但幾天以後，我便深切的，感到膩煩了，因為每天下課回來幾乎什麼都不能做，只有聽他們鬧。我盼望着日子快點走，到月頭好搬家。至於三李他對於房東家的生活是始終感着興趣。晚間燈光一在細特潘太太的屋中發亮時，他便

偷偷地爬到他們的窗子下面往屋中窺探，有時他驚奇的跑到他父親跟前嚷：

『房東的屋子裏又打起架來了。』

李鐵匠屢次訓誡他不許走近細特潘太太的屋子去。但是他始終改不過來。他的腦子彷彿是一塊奇特的海綿，專喜歡吸取這毒性的下流的物事。

在細特潘的家族中處的地位最可憐的是三李的小姊姊，她小，她還沒有長到女人的可愛的年齡。那麼她每天的職務便是上街買東西，和給她母親收拾屋子，時常有人送魚給細特潘太太，那時她使命小姊姊拿一把刀子到窗戶前面剝魚鱗，她有時還得在夜間出去給那些男子們買酒，三李常常伴着她，實在除三李之外是沒有什麼人來憐憫她。（關於她，後來我知道她是被買來的。）

細特潘的大女兒倒是有些漂亮得驚人。並且她是整天的打扮着，有一天我看見她開玩笑，她揪着一個男子的頭髮從屋子裏把那男子拉出來。然後向我的房門喊着說：

「學生，學生，看這個玩意——」

我拉開門，我看見她的頭髮散披在肩背上，前額束着一條金紅色的帶子。她的眼睛燒得像火炬。啊，那是一種什麼可怕的情慾在燃燒着啊。

今天是一個難得的夜晚。

雖然落着雨，但好容易她們全都出去了。

三

夜裏兩點鐘。夜已到快要完結的時候，外面的雨還沒有停止。

在堅硬的床板上，我挺然的醒來，我睜開眼向四外的黑暗審視着，一身的疲乏已完全消失。

我不想再睡下去。隨着雨聲一些思想像潮水一般湧進我的腦海。最初我想
到三李子，和小姊姊。我想這兩個孩子將來是如何的不幸。三李子是不是要遭

遇他母親那樣，一些小說裏會給我描述過患癩癩的人的後代子孫的可怕的命運。
• 小姊妹將來是不是也走細特潘太太的路子……我想細特潘先生的生死。

接着我又想到搬家的問題上。這問題是沒法解決。本來照我現在的情形是沒有能力再上學校的。但是我執拗的不同學校脫離開。雖然我知道有些能力優越的人，並不是從學校裏生長起來，不過我覺得一種正常社會關係，一個人應當在學校中獲得充分的教養。學校的教員們雖然都是些尖刻得小商人似的，都是積年累月的一點一滴的零星的來向學生出賣知識。但是有些學生就那樣堅強的等待着。

不過家總是非搬不可的。在這個骯髒的區域裏一大半是被俄國逐出來的人民。他們整天的鬧着酒，而且一貫的都是仇視學生。

我們知道在從前俄國有些學生，他們改革社會的心情都是那麼熱烈，他們像希臘神話中的阿特拉斯，他們要用自己年青的肩膀來背負整個的地球。後

來，果真在北歐地球像是翻個了。一些曾經吃人的魔鬼似的流氓們的幸運是被砸壞了。……他們拋棄了他們的奴隸，拋棄了他們的家園。他們像一羣正在享受豐富宴席的賓客，被一陣大火逐出了宴會的大餐廳一般。……他們多半飄落到這個區裏來；那麼我總是從這裏搬開才好，我這樣計劃着，外面的雨仍在降落。

……

突然。我的窗子砰砰的響起來。我嚇一跳，我趕緊地從床上爬起來，把桌上的燈點亮。我以為細特潘太太回來了呢。

「嘿，等一等。」

我一面穿衣服，一面離開床鋪。當我走近窗子的時候，我已經辨認出外面是一個醉鬼。他是將我的窗子錯認成細特潘太太的窗子了。於是我便大聲的向窗外吆喝：

『鬼東西滾開去。』

但答我的是一陣更厲害的砸窗子的聲音。並且接着我的窗子震撼起來，書桌的燈也戰動着搖搖欲滅。我這時真不知怎麼好，我的兩腿鐵也似的挺立在地上。我凝視着這幕恐怖戲劇看它要怎樣表現下去。

又一陣窗子的震動，接着幾塊玻璃軋軋的碎落下來。我的心隨着窗子的搖震，跳得更厲害了。結果是一聲巨響，窗子被砸開。一個滿身泥水的醉鬼從窗洞裏滾進來。他渾身是水，眼睛却燒着火。但被燈光一炫，他馬上用手把眼遮住。

『你要做什麼？』

我顫抖的語調使他把遮着眼睛的手拉下來。他看清屋中的情形了。

『唔唔。學生，魔鬼。——我，我——。』

他的頭髮蓬亂着，他的臉孔露佈出一幅極猶惡的醜相。碎破玻璃在他的腳

下哭泣着，他跳過來抓我的喉嚨。我忙亂的逃開，但他却緊追看我不放鬆。我看看再沒法逃開，我必須同這醉鬼抗拒了。

隨着恐懼心也狠了起來。我猛撲過去，一隻手拖住他的頭髮，一隻抓住他的一個胳膊。我和我的敵人就在屋子裏這狹小的舞台上開始搏戰。一會兒，我們滾在書桌旁邊了。我順勢將他向書桌一推，於是這醉鬼便同書桌一起倒下去。我按住他的頸項，我抓起一隻鐵啞鈴來，狠命地向他的腿上鎚擊。此刻代替了恐懼心的是一種斷打的快感。

書桌上的燈摔碎了。白色的早晨的光輝從可憐的破壞了的窗洞射進來。

我擒住這撞入的惡魔。我突然聽見我背後有笑語聲。回過頭來，我發見我的屋門敞開着。李鐵匠，細特潘太太同她的女兒都站在我的屋子裏面。

我把我的敵人放開，他跟踉的坐起來，臉上的血痕同土混在一起，看去好像一尊被雨水淋壞的脫落泥皮的廟裏的偶像。

他看見細特潘太太，他無力喊了一聲：

「阿哥新亞！」

「細特——潘」

細特潘太太突然驚惶地叫了一句。但馬上她就發覺她的舉動錯誤，她顫抖的嘴唇，很想把那個「潘」字拽回去。

最後她轉向我同李鐵匠表示這人與她們沒有關係。

「他是細特潘，梅爾耶可夫！他不是細特潘，波羅威支！」
但她們却把他弄到她們房間裏去了。

我立刻洞察了一切的糾纏。

「我今天就搬走吧。」

我向李鐵匠說着，同時我隔着窗洞喊住一輛在清晨的街頭駛過的馬車。李鐵匠幫我的一切東西安置到車上去。

臨行時，我還想看看三李。但李鐵匠却告訴我說三李不能起來：三李病了。『他病是常事。咳，他母親的債，我大概還沒還完。』

李鐵匠說完，馬車已開行了。

雨已停止。天空飄遊着浮雲，朝陽的金色的手掌在西方的天空上畫出一條五彩長虹。

『先生咱們往那兒去？』

『中國大街，靠江沿那頭。』

我一面說着，一面撫摩着我肢體上的酸痛的筋肉。

